



150 多家大陆医院实施精神药物迫害被曝光

总部设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组织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发布了中共在医院对法轮功修炼者系统的精神虐待的报告，报告中披露了中共政府利用药物注射等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精神迫害，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报告中列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过精神虐待酷刑的一百五十多家医院，再次向世人揭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人权迫害。

法轮功人权工作组报告指出：“在中国，最不人道的和臭名昭著的用以消灭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之一是精神虐待折磨。这种虐待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被大量使用，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他们的信仰。”报告指出：“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在现代有信誉的医院。”

报告收集了明慧网报道的一千零八十九名遭受过精神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这些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曾经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描述说，精神折磨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身体损害甚至死亡，使许多人精神错乱，或处于半昏迷状态，或处于“植物人”状态，或不能走路、说话，或不能照顾自己，而这些学员在被精神折磨之前不存在这些问题。

这种酷刑曾经在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盛行，并于八十年代引起全球精神和心理卫生保健人士的愤慨。目前证据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种酷刑的使用比前苏联更广泛，然而在中共极权统治下，这种残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还鲜有人知。

法轮功人权发言人说：“为了摧毁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中共当局广泛地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精神折磨，包括强迫灌食或注射大量精神控制药物、不明药物或有毒物质，大规模电击，或电针太阳穴冲击大脑等，导致学员癫痫。”◇

在俄罗斯内务部疗养院传播大法美好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俄罗斯内务部工作人员疗养院举行了大型歌舞表演，包括工作人员和家属在内的音乐会约有五百人参加，疗养院负责人阿德列·瓦西里维奇·卡拉斯诺夫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参与，并授予感谢证书和纪念表。法轮功女学员表演了两个舞蹈并介绍了法轮功及在中国遭到的迫害。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人们了解到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原则为修炼指导，修炼者努力当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

功法展示后很多有兴趣的人来学功。

一位老上校表示，他已经开始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的，也明确了我直觉到的东西：有更高的开始和超常的东西。书里没有一个词关于政治，没有任何极端要求。”稍后，老上校还说到，他的工作有过驱赶抗议和游行示威者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极端分子和善良和平的公民。他说，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感觉到了让人宁静祥和的状态。最后，疗养院负责人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常来。◇

台湾灯会 造型灯展示法轮功弘传世界

（明慧记者方慧台湾综合报导）迈入第二十个年头的台湾灯会，于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至十九日在彰化鹿港古绩小镇启动，开幕至今已涌入六百万参观人次。由法轮功学员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大法弘传全世界”的超大地球造型灯特别亮眼，许多参观花灯的民众驻足拍照留念。很多人表示：“这个花灯比其它的还要特别，它是一个地球它会转动，上面还有一个教人家做善事的“善”字。”

法轮功学员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手工打造十四座造型灯参展，其中地球造型灯的主题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意指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从中国传出后，至今已传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包含欧、美及日、韩、台湾等亚洲国家。

法轮功学员许小姐说：“透过灯会，让民众知道法轮功在全世界的弘传，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喜爱、获得



许多国家的欢迎与褒奖，很希望所有的来宾来了解、认识法轮功。”

灯会的第一个周末涌进了一百四十五万人潮观看，将原本只有八万人口的鹿港市区挤得水泄不通。法轮大法的展示灯区还有一百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定点表演，吸引许多民众观看并拍手叫好。来自南台湾的仙女队也十分受欢迎，不少民众争相与她们合照。外国的游客对法轮大法深感兴趣，跟着学员炼功。◇

修大法 退休制药厂厂长心脏赛小伙

没退休前，我在某市一家国营制药厂当厂长。我是学化学制药专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这家制药厂，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

我来自农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有头有脸的人给帮忙，没有一点点靠山，我是家里唯一吃“公粮”的。自己从一踏上社会，就老老实实在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由于自己是科班出身，业务钻研得精通，工作不怕吃苦，与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好，因此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厂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开始宣扬经济建设、一切向钱看，人的思想越来越自私，道德滑坡得很厉害，自己当厂长既要管生产，又要对上对外对下，方方面面压力很大，还得受来自同事和工人的气，过得并不轻松。终于有一天我累倒在办公室，一头扎在地上，不省人事。

好心的同事们把我急送医院抢救，据当时的医生讲，再晚来会儿估计人就完了，算是捡回一条命。原来，我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一听吓了一跳，这无异于判我死刑。我的身体那可是没的说，从小到大一直结实，还没吃过药打过针，在大学期间，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

病情好转后，我出了院，到工人疗养院继续疗养。同病房有位老先生，看我还年轻就被诊断为心脏病，很是同情我，就向我推荐练习一种气功。出院后，我坚持练气功，虽有好转，但是每天却总得大把大把吃药，

气色大不如以前，病始终没法除根。

单位一位好心的同事，他见我人善良，为了厂子不辞辛苦，到头来落下一身病，就找到我，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可以除病根，从此不需要打针吃药。说实在话，我可是打小一直受所谓无神论教育，再加上自己就是制药的，那些话当时确实不信。

但是那时候出于好奇，也想让病好，我就加入修炼。炼过三次，就感觉与别的气功不一样，以前的胸闷、胸痛的症状消失了，也不憋气了，人的精神也好起来。

记得得病时，我才刚到四十岁，那时候工作照上的我鼻唇沟深陷，满脸土黑，不知道的会猜当时的我有六十岁年纪。现在的我脸色红润，身体发福。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伟大的大法

给我的福报。

我拿出钻研业务的劲头，不断看大法的书，越来越明白了。人类的科技根本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拿我的病来讲，现代医学除了让人大把吃药，就是动手术，把病掩盖推移，而要彻底根除，那真是无能为力。现代科学与修炼相比，科学不过才百来年的事，而修炼是多大的事啊，承传了多少亿年了啊。科学解释不了的，师父给出了答案：科学解决不了的，而我自己就是修炼的亲身受益者。

修炼大法后，药罐子早就丢了。我现在真是六十多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劲头赛过小伙子。

我非常感激慈悲的师父，没有慈悲的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把我引上修炼的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万分庆幸今生找到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文／大陆大法弟子）◇

历史图片：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1998 年 5 月）



超常的科学现象

1998 年 5 月 15 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吉林省长春市考察。98 年 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 12553 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病健身有效率总数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 1700 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 2100 多万元。

法轮功修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要求修炼者把提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修炼者在工作、生活中以

“真、善、忍”为准则，从提高人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身体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修心加上炼功，这对修炼者身心健康的改善和增强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修炼法轮功还可以使人戒除不良嗜好，改善人际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除了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事例，法轮功主要强调道德，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还揭示出了人体、生命和宇宙的奥秘，为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法轮功教人遇事向内找，

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与人为善。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中写到：“法轮大法修炼人群出现的这一特异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与事例，已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

原复旦大学硕士生张公华仍在狱中

张公华，男，抚顺法轮功学员，原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生。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零年被迫休学。张公华曾多次遭邪恶警绑架，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非法判刑十五年，在沈阳监狱遭到酷刑、奴役等残酷迫害。以下是张公华曝光被迫害的起因及遭非人折磨的经过。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向复旦大学校党委反映炼功祛病真相，被校方关在一宾馆一个多星期。我于十月去北京上访，又向信访办写了一封信，但信还没递出我就被上海驻京办不法人员抓走，复旦大学早在我来北京的当天晚派两人乘飞机去“劫”我，在驻京办把我押至学校，关了三个多月。我被校方强行休学一年。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再次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期间不愿报姓名地址，被大兴县看守所关一天，回到上海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月；校方派出所又骗来家长及湖北省阳新县的警察和地方镇长等，逼我“转化”签字；我的答案不合他意，被遣回家乡。我在回到家的第二天离家出走。我走投无路，家人伤心欲绝，我热爱的祖国已经变成了地狱。

我回来后，被抚顺公安局一处恶警绑架，五天五夜不让睡觉，一天三至五次毒打、上绳（上绳留下伤痕现在未散）。一个三十多岁女恶警编一篇“讯问记录”，逼我在一张只写炼不炼、会不会上网二个问题的纸上留名，我吞鞋钉抗议，它们说没事，并来一大胖子趁阴暗处猛击我腹腔。抚顺一所大夫见我伤痕满身不想收此“死人”，听所长后来透露：公安局长担保，死了不怕。

恶警给我打上脚镣、背铐，并派犯人边殴打边看管不准盘腿打坐。我在看守所被灌食十三天后又换至另号房迫害，一个月后不堪凌辱，再次绝食绝水六天，被强行灌食，食道出血，他们让犯人灌浓盐水，辣椒面水等等，便淤血数日。并被戴上重镣，背铐，不准上厕所，不准洗脸刷牙，不给冬天衣服，数日后又诱骗我绝食，再绝食时又遭毒打，犯人被株连。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突然把我拉去审判，不准律师到庭，不予辩护机会，对刑讯迫害置之不理，开庭几分钟，拿出早已打印好的判决书点名

分发，我拒绝签字，他们说代替签字效果一样。我十日内上诉，无人受理。

二零零三年四月将我绑至沈阳第四监狱，指派犯人迫害我。这是迫害死张志新的地方，现又迫害死法轮功学员。有干警说“这有什么奇怪？”

我坐着闭眼，被犯人汪广崧殴打，张震等犯人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教育”会，不肯监规就强迫坐竹条板凳。我们被逼做奴工，捡冰棍棍。吃的食物被犯人瓜分后剩下的给我们，时常看到菜中有苍蝇、老鼠粪。

二零零三年，搬到沈阳于洪区与二监合并。家属存的钱被狱方挪用，找了数回后莫名其妙的返还。成本不到一元的超市卡换了三个，每个交十元，又另开张一超市，卡费带押金六十元，后来超市黄了，没有退押金而且家属存的钱也没了，无人问津。

二零零四年，我拒绝做奴工，被犯人辱骂；我绝食，被强行灌食，进食系统被损坏，吐个不止。数日后体力不支卧床。每天只能少量进食，卧床七十多天后，二监狱原十四监区干警赵继东，暗地逼犯人吴大明为首，张立新为协助，私设刑堂，办狱中狱，设学习班，把我架到一板上平躺，并利用其他人吃饭之机对我毒打，我喊不出来，被其他人发现才救了一条命。



灌食
毒打
背铐
酷刑演示图：

为恢复身体，我晚上起来炼功，犯人魏国强、张震等前来推打，并奉命“专政”看管。我不服从，十四监区以影响秩序为由把我弄到橡胶六监区，派出两个犯人陈海涛、夏荣，日夜监视看管我，逼我绝食，陈犯见

公安局长高薪聘请放心人

〔中国大陆来稿〕我市一名公安局副局长，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不贪、不赌、不做坑蒙拐骗之事，是真正的好人，副局长不再参与迫害。他家数千万元的生意做得很大，他就相信法轮功学员，高薪聘请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家管理财务。

几年下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在钱财方面毫不差，他的诚实、守信和善良得到公安局副局长的高度信任，也让该局长更加了解法轮功。

还有一警察，明白法轮功确实好后，不再迫害法轮功，还专门聘请法轮功学员为他家的生意值夜班。在中国大陆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兄弟姐妹合伙做生意有时也要耍心眼藏奸。可是有法轮功学员帮着照料生意，家人都走了，钱匣子就放在桌子上，这警察也很放心。



我行动不便，趁机骗我卡钱买烟，干警以调查不清为由搪塞，不久陈犯夏犯得到政府奖励减刑回家。狱方私设文字狱，多次从我处抢走手抄教人向善的好书，我也因此受干警的斥骂。

从二零零二年抚顺市顺城法院（审判长唐铁军）以“上网”为根据，非法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以来，四年审诉没有音讯。我问政府和法院：我怎么邪，我的受害人是谁？对我的违法绑架、毒打、强行执行监狱改造依据何在？法律何在？均无人解释。

进入二零零七年以来，狱方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迫使我认罪，并强迫我做奴工、背监规、剪光头等等，甚至个别野蛮干警不允许我正常锻炼身体。另一方面却推脱说：监狱是执行机关，你们有没有罪，我们不管。这话显然他们在执行权力时代表的是政府；而在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时，他们就不代表公安干警，而把责任踢给法院；而法院又推给检察院，检察院推给公安干警，反正他们是一环套一环的回避责任。◇

河北省一名教师，二零零九因公出差到北京，住宿登记时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给当地相关官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

接电话者是一名男士，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法轮功学员在早期围攻中南海，所以才会遭到镇压。炼功就炼功，为啥要围攻中南海？……”

我知道该官员是听信了官方电视的报导，却无法得知事情的真正原委。我说：“您知道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学员去上访吗？在一九九六年，法轮功的主要指导书籍《转法轮》还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但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私自扣押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非法抓捕。而罗干的亲戚何祚庥，更是不断发表诬蔑、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就去了天津的杂志社讲明真相。天津公安就打了、抓了四十五名学员。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您知道吗？当时学员自发到北京上访，是希望政府尽快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和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朱镕基与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解决。学员们随后静静地离开，走的时候，把警察丢弃的烟头也捡干净了。国际上称这事件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赞赏中国民众素质高。”

北京官员： 你指引我看到光明



“但是后来，江泽民出于妒忌，制造迫害借口，把这一和平上访事件歪曲成了所谓的‘围攻中南海’。”

对方时不时地有些不同的看法打断我的话，但最终我算是重点似的告诉他，四·二五上访展示了法轮功群体的和平理性风貌。

我们谈了很多，他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表示怀疑。我告诉他：“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深入调查，挺身为法轮功学员开庭抗辩，这些律师他们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像李和平等律师，因为为法轮功伸张正义而遭到当局屡次施压，长期被北京警察骚扰和跟踪监控。高智晟律师甚至遭到与法轮功学员同样的酷刑折磨。是非正邪，相信您有智慧去分辨思考。他说：“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但……”

我问他：“您知道吗？比如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

个人电脑出厂时被要求装一个叫‘绿坝’的上网过滤软件，表面上是说了保护未成年人不受黄色网站干扰，但有网民测试，色情网站根本就显示正常，根本就扫不了黄。那么这软件用意何在？”

对方来了兴致，要我往下说。“非色情关键词列表有六千五百多个，其中法轮功的相关名词占绝大多数，中共扫黄是假的，这不是很明显地在防止中国百姓听到法轮功真相么？为什么怕人民知道真相？每个人在真相面前都有智慧判别中共的谎言。您知道突破封锁的自由门软件吗？”

对方当下要我传给他，我告诉他这软件的安全程度几乎是无懈可击，并且可以突破封锁看到真实的报导。

他开心地说：“真高兴认识你。”

他告诉我：“我先看看这些网站好吗？”语气中完全没有了那股强势，并充满了迫不及待的兴奋感。过了许久，我收到他传来的讯息：“你指引我看到光明！谢谢你！”我回了他一个微笑的表情。（文/小筱）◇



图：“4·25”当天在公共汽车中拍摄的上访人群和悠闲的警察。中南海的红墙在人群对面，街上能看到自行车行驶，根本不存在什么“围攻”。

林场职工谈自焚： 天安门警察拎灭火器巡逻？

笔者 2002 年 9 月 19 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与一位来自延边地区的高先生相遇。高先生 50 岁左右的年纪，在林场工作了半辈子。我们坐在广场东北角的一处闲谈，说到去年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的“自焚”。高先生说：“林场每年都做各种防火灭火演习，别说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在林场提前准备下沙子和土，对于身上浇了汽

油、着了火的人，肯定会烧坏的。用灭火器在几分钟内根本就不可能扑灭。况且在天安门没见一个警察拎灭火器巡逻的，怎么可能那么多警察那么快拿灭火器到现场呢？”

事实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图：荷兰国家电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时事评论》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并揭露中央电视台“自焚”伪案，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据中共媒体报导）20 多个灭火器。